

# 最是草莓惹乡愁

·刘宏江·

现代乡土文学作家鲁彦先生，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散文名篇《杨梅》。作家对他的故乡浙东的杨梅，有过一段极其细腻生动的诗意表达，并把它称作“相思的杨梅”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，全是一个游子浓浓的化不开的怀乡之情。

每年农历十一月以后，进入冰天雪地的漫长冬季，水果超市依然货源充足，各色水果琳琅繁多，既有北方的红富士、哈密瓜、香梨，也有南方的蜜桔、龙眼、芒果，还有菠萝蜜、车厘子、榴莲等价格不菲的高档水果。但我相信，刚刚采摘上市的新鲜红艳的草莓，绝对是让人特别眼馋的稀罕物，是许多人心中的最爱。那种任新鲜丰沛的汁水漫过舌尖感觉，那种香软爽滑一步到“胃”的快意，绝对是一份无法抵挡的诱惑。这个季节，在大众喜爱的水果排行榜上，草莓一定是占据榜单前列的。

草莓，这种小浆果，有玲珑剔透的果型，有红润可爱的颜色，有馥郁芳香的气息，有鲜爽甜美的滋味。色香味形俱佳，营养成分丰富，也因此，让它赢得“果中皇后”、“草莓仙子”的美誉。红熟的草莓，也有着和鲁彦笔下的杨梅一样“像映着朝霞的露水”的生动的光色。那娇艳欲滴的模样，怎能不让人一见倾心！

说起草莓佳果，虽然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种植，但最能牵动我乡愁的，还是植根于我家乡泥土之上的“长丰草莓”。因为，真正能够把草莓种到极致、真正能称得上“中国草莓之都”的，还是我家乡皖中长丰这方地肥水美的丰腴土地。

草莓，是家乡人最引以为豪的特产。家乡长丰二十多万亩设施草莓，肯定是全国种植规模最大的；家乡长丰草莓的品质和声誉，绝对算是国内最优的。我曾多次见识过、品尝过外地的草莓，不用说，其果实比家乡的要小，色泽也不及家乡的红。吃到嘴里，要么酸度过重，要么淡而无味，远没有家乡长丰草莓那份纯正的滋味。

“爱上草莓，恋上长丰。”这是近些年网络上很火很流行的一句话，听上去，像是一封情书的开头，深情款款。我认识的许多外地朋友，每每提及我的家乡长

丰，自然会想到誉满国内的“长丰草莓”，而且按捺不住地要给它点一百个赞。“真是草莓中的极品呵！越吃越有味，越吃越上瘾，而且只要尝过一回，就再也忘不掉了！”感慨之余，流露出对长丰这片土地的羡慕和神往。

草莓，不仅为家乡长丰攒足了超高的人气，赢得一份让人羡慕的好口碑，更承载着几十万父老乡亲的致富美梦。那是每年从黄土地里生出的数十亿元的真金白银，那是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丰厚财源！

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”家乡草莓的神奇之处，我以为，主要得益于江淮地区特有的气候条件，得益于江淮分水岭一带特殊的自然环境，得益于现代农业的高科技含量，也得益于辛勤莓农像绣花一样精细化的栽培管理。换言之，家乡的草莓，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。

精美的草莓包装盒上，“长丰草莓，我的红颜”几个字格外抢眼。看似信手拈来，却是特别走心，既作了“长丰草莓”形象生动的宣传语，更像是花季少年向自己心上人的真情告白。“红颜”，也称“红颊”，乃长丰草莓家族里最具代表性、广受欢迎的一个优质品种，它让人想起少女温润的红唇和娇羞的面颊，想起刻骨铭心的甜蜜初恋。“我的红颜”，语义双关，情意缠绵，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。

生性浪漫的法国人，直接用“去草莓地”比喻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。但我以为，“去草莓地”，这份时尚和浪漫，不独是那些年轻男女的专利吧！也是“久在

樊笼里”的人们，对“复得返自然”回归乡土的心灵渴望。你瞧，每逢周末和假日，总能看见许多城里人自驾而来，带着家人孩子，或邀约三五知己，循着阵阵迷人的香风，撒着欢地奔向长丰的阡陌田野。那是一次和草莓仙子的邂逅，那是一场视角和味觉的饕餮盛宴，那是一趟愉快而甜蜜的乡土之旅。即使是寒凝大地、百草凋零的寒冬腊月，也阻止不了人们踏访草莓之乡的脚步，也挡不住赴一场“红颜之约”的浪漫激情。

这里，有一座风情独具的莓香小镇；这里，有星罗棋布的精品草莓园；这里，有连天接云的白色草莓大棚；这里，有热闹红火的草莓配送交易市场；这里，更有一条条奔腾喧嚣、流淌不息的“红色河流”。走进偌大一片草莓园，钻进暖烘烘的日光温室大棚，悠闲地穿行于红果盈枝的草莓垄间，季节的萧疏和苍凉，就完全被这遍地芬芳的草莓给拒绝了。

我发现，每次走进家乡的草莓园，就身不由己地失掉一贯的矜持，变成一个疯狂的吃货，一颗接一颗，吃到满嘴殷红，吃到肚子饱胀。那极度贪婪和醉迷的表情，多次被同伴恶作剧般拿手机给抓拍下来。那形象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夸张好笑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！

无需我再作过多的描述，作为一个地地道道、土生土长的长丰人，故乡的食物，没有比这“相思的草莓”让我更心动、更喜欢的了！

